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卅五.

回到危樓已快八點了，大家都在屋裡，沒人注意到我的歸來。我見到有位衣冠楚楚青年，正在口沫橫飛地發表演說。我悄悄問東尼：「這人是誰？」東尼說：「他就是艾靈頓，因為他有部甲蟲車，可以擠六個人，所以把他找來。」

這時，尼奧與艾靈頓在辯論聖經中的一個論點，他們兩人都有極深的造詣，整段整章地背著拉丁文的聖經。一方每說一句，對方就能正確地指出是那一章節。

艾靈頓也是個奇才，他是巴西南部南大河洲人，年紀在三十歲左右，在此地一個運輸公司做業務經理。尼奧認識他後，兩人惺惺相惜，本擬吸收他參加組織。後來發現了他是摩門教徒，而且處心積慮地想在沙市創設一個摩門教會。艾靈頓最大的願望，是到猶他州的摩門總會堂參拜，而能登堂入室的，非各地的長老莫屬。

艾靈頓的英語能力不夠，認識了東尼後，他便看中了東尼的語言天才，一再拉他去參加摩門教會。尼奧知道了，大為不快，雙方因此逐漸疏遠。

他們辯論了半天，別人都插不進口。最後東尼耐不住，打岔道：「走吧！八點半了。」

艾靈頓慢吞吞地說：「急什麼？今晚月亮九點多才會出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尼奧不服。

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艾靈頓傲氣干雲。

「你們上車再討論吧！早一點去也好，反正聖經不會跑掉。」東尼一再催促。

在車上，艾靈頓對我打開了話匣子，他對中國的「功夫」嚮往不已。也知道柔道、空手道皆源於中國，他問我：「在中國是不是還有更厲害的『功夫』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我看過鄭證因的武俠小說，足夠吹的：「中國功夫有兩派，一派是古先民觀察萬獸，由其搏鬥的動作中研究出來的，如猴拳、白鶴拳、螳螂拳等等，是為外家。另一派則是達摩老祖來華宣揚頓教，將印度的瑜珈術揉和在技擊中，經道家的張三豐發揚，形成了內家。」

「佛道弟子遁跡深山，是為了修行，而山上蟲蛇猛獸極多。習武自衛是一種基本的求生訓練，故少林寺、武當山成為武林之萃。少林以剛勝，重視外功，武當以柔強，擅長內功。空手道及柔道實際上是擷取外家功夫，演化而成。」

「然而滿清以後，中國國力衰退，西方的鎗炮打垮了中國人的信心。功夫被視為神話，如今多數失傳了。」

他大表惋惜，說：「以前我見過功夫表演，有個人真不怕刀砍，當時我卻以為是魔術！」

「你看到的叫做氣功，是調動人體機能的一種方法。要經過長時期的訓練，增強皮膚的表面張力，同時還得將肌肉的抗壓力提高到極限。當刀砍下時，其單位面積的壓力如果小於皮膚的承受力，身體就不會受傷。」

「然而真正的功夫，還是要練精、氣、神。而所謂的精、氣、神，指的是意志力、持久力及注意力。在搏鬥時，技巧只是熟練與否的問題，勝敗關鍵完全在於意志要堅強，以必勝為目的；體力要持久，要有足夠的能耐；注意力更要集中，不受外來的干擾。」

他聽了，不住地稱善，最後興奮的說：「你教我功夫，我付學費。」

「我只知道入門的調息打坐，今夜要練習的拜月，實際上就是功夫入門。」

艾靈頓說：「難怪美國人打越戰會敗，沒有必勝的意志力，所以一再吃癩！」

尼奧補充道：「不僅意志力不夠，注意力也不集中，打得焦頭爛額。」

我說：「撇開戰爭不談，我親眼見過一個實例。我在服兵役時，被調到一個康樂隊中，隊上有個狠人，又強又壯，人人畏他三分。有一天來了個新兵，不賣他的帳，兩人就打了一架。新來的挨了頓狠揍，他不服，說有種打到底，怕死的叩頭叫饒。於是兩人一有空便去後山打，每次那個新兵都是遍體鱗傷，要人攙著回來。但新兵不叫饒，只要能夠動彈，他就要去打。十多天後，那個狠人害怕了，他既無勇氣把對方打死，又不能不繼續應戰，這樣糾纏下去，怎麼收場？」我停了一會，說：「終於，他當著大家的面，叩頭叫饒。」

東尼聽了，笑道：「只有你們中國人有這股傻勁，我們巴西人除了玩女人外，什麼都可以叫饒。」

尼奧說：「別充好漢！碰到女人，你什麼饒不叫？」

凱洛琳及菲力等早到了湖邊，我們會合後，選了個隆起的沙丘，在面東的斜坡上坐定。果然九點多時，便見一輪明月，姍姍而來。

除了菲力和白蒂沒參加外，我們一共七個人，面對著明月，在沙上盤膝而坐。其實，所知道的有限，胡亂教他們打坐、調息以及運氣，做了半個多小時。

今夜遊人不少，對我們這奇異的一群，莫不駐足旁觀。我擺出岸然的道貌，再看看尼奧他們專心研習的狀態，心中不禁好笑。想不到一向只有被洋人唬的我，居然今天也能唬洋人了。

做完了練習，東尼煞有介事地說：「果然有效，我一點脾氣都沒有了。」

尼奧今天老觸他霉頭：「那麼，我們辯論一場『三位一體』看看。」

東尼卻東張西望著說：「不行，我的功夫已練到『沙灘、女人、我』三位一體了。」